

绞刑架下的报告

[捷克] 伏契克 著
徐伟珠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REPORTÁŽ

PSANÁ

NA

OPRÁTCE

绞刑架下的报告

[捷克] 伏契克 著
徐伟珠 译

插图：丁燕燕
石向浩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绞刑架下的报告 / (捷克)伏契克著;徐伟珠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7

ISBN 7-5339-2162-3

I.绞… II.①伏…②徐… III.报告文学—捷克—现代
IV.I51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049799号

绞刑架下的报告	
[捷克] 伏契克 著 徐伟珠 译	
责任编辑 王晓乐 装帧设计 王 坚 插图 丁燕燕 石向浩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110000 印张: 5.625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162-3 定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言

在1989年11月的丝绒革命之后，作为捷克民族历史的英雄，作为新时期文化史的财富，大概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部作品，像尤利乌斯·伏契克及其《绞刑架下的报告》那样，受到如此的质疑和歪曲。这是因为，伏契克在狱中写就的《报告》里，让那段本来无人知晓的沉默的历史，让那些被纳粹剥夺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人们，开口道出了实情。

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当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伏契克作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是共产党炮制出来的。”这句话给为数不少的转折时期的御用记者不小的暗示，由此他们产生联想，信口雌黄，在读者群和听众群里导致质疑的混乱。那些试图诬蔑伏契克及其《报告》的人以为，年轻一代读者对这位举世闻名的捷克英雄的真实背景知之甚少，也无从了解，轻易就可以被蒙骗。

犹如伏契克及其《绞刑架下的报告》当初浮出水面时,被客观地考证与查实一样,这一次波澜的澄清和平息同样需要公正的评价。以弗·扬纳切克教授为首的一批捷克军事历史研究院下属的反法西斯纪念研究所的专家们对此展开了严谨的科学考证和调查工作。1990年,他们直接与捷克公安局刑侦研究所合作,请专家对《报告》的原稿进行了鉴定,肯定了它的真实性,从而驳斥了人们对《报告》手稿的无端怀疑。同时那些尚健在的伏契克的同时代人,如丽达·普拉哈、扬娜·巴克斯夫人、鲍日娜·弗拉诺娃、雅罗斯拉娃·霍拉和瓦·瓦茨拉维克,以及其他一些正直、诚实的人,对于四处飞散的谎言和诽谤也忍无可忍,不能保持沉默。

在此需提及的是古斯塔·伏契克夫人,当初当她从纳粹时期在庞克拉茨监狱^①当看守的阿道尔夫·科林斯基和雅·霍拉手中拿到《报告》的手稿——167张小纸片时, she 把它们精心地保存了下来。参与保存工作的还有她在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②的狱友鲍日娜·霍莱契科娃·朵莱西。伏契克夫人去世后,是她把这个蜡封在玻璃板中的世界文学的瑰宝分批送交到了当时的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博物馆,后来又被移到尤利乌斯·伏契克博物馆(1989年11月后被关闭)。

① 庞克拉茨监狱,德国盖世太保在布拉格庞克拉茨城区设立的一座监狱。

② 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德国北部距柏林80公里的一个集中营,专门拘禁女犯。



Julius Fučík

绞刑架下的报告

《绞刑架下的报告》自1945年在捷克出版以来,作为捷克无产阶级文学的经典著作,被译介到世界各国,翻译成88种包括世界语在内的语言文字。出版三百多次,发行量达上千万册。

到目前为止,在已经出版的31个捷克语的版本里,出版社根据作者的遗嘱进行了几次修改。在这一版里,我们把《报告》原来省略的段落以及后来又发现的三张手稿一一补充了进去。如今我们无法了解到前面版本对原作修改的原因,但我们能想像,那一定是受到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框架的局限,如今这些障碍已不复存在。在此,我们首次把伏契克的最后一部作品以全本的形式奉献给读者,借用文学理论家瓦茨拉夫·切尔尼的话,为了“让我们和众多的人们一起去热爱伏契克”,去学习他崇高的道德行为,对人、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伏契克在狱中书写的小纸片,是永远不朽的证词。

尤利乌斯·伏契克协会





JULIUS FUCIK GEBOREN AM
23.9.1903 IN PRAHA, C.S.R.
HINGERICHTET AM 8.9.1943
IN BERLIN - PLOTZENSEE

作者生平

尤利乌斯·伏契克，捷共党员、新闻工作者、作家和评论家，1903年2月23日出生于布拉格斯米霍夫工人区的一个工人家庭。少年时就酷爱读书，喜欢跑旧书店，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1年刚满十八岁的他就加入了诞生不久的捷克共产党，同年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院学习，为党报和其他进步刊物撰写文章。1928年起担任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编辑。他曾两次到过苏联，写下许多报告文学。1939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法西斯占领了捷克。捷共被迫转入地下，伏契克毅然留在布拉格坚持斗争，194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被盖世太保逮捕，遭到严刑拷打，濒临死亡的边缘。1943年9月8日在柏林的普勒岑塞监狱被害。

关押在布拉格庞克拉茨监狱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捷克看守科林斯基的帮助下，他利用铅笔头和一张张小纸片在狱中坚持

写作。二战结束后,伏契克夫人和他的挚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①通过这位看守,耐心搜集齐了那些分藏在不同人手里的小纸条,加以整理后于1945年出版。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Julius Fučík

绞刑架下的
报告



① 拉迪斯拉夫·什托尔(1902—1981),捷克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

夫人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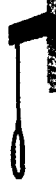
在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里,我从难友们的口中得知,我的丈夫,尤利乌斯·伏契克,《红色权利报》和《创作》月刊的编辑,于1943年8月25日在柏林被德国纳粹法庭判处死刑。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集中营四周那高耸着的围墙的回音。

1945年5月,希特勒德国溃败后,关押在德国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囚徒们被解放了出来。法西斯分子已来不及将他们折磨至死或者杀害,我也是这些获救者中的一个。

我回到自由的祖国。我开始四处打听寻找我的丈夫,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寻找被德国侵略者抓走,投进遍及各地的数不清的刑讯室的丈夫、妻子、孩子、父亲和母亲们,始终不肯放弃哪怕一线希望。

我终于了解到,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判决十四天之后,即



Julius Fučík

绞刑架下的报告

1943年9月8日,在柏林被处决了。

他们还告诉我,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庞克拉茨监狱里写了东西。监狱的看守阿·科林斯基给他提供了写作的机会,他给我的丈夫往牢房里送去了纸和铅笔,然后又把写好的纸片一张接一张地从监狱里偷偷地带出去。我和这个看守见了面。我逐渐收集齐了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庞克拉茨监狱里写的所有材料。这些写满文字并且编了页码的稿子,曾经藏匿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人的手里;我把它整理了出来。现在,读者们,我把它呈献给你们。这是尤利乌斯·伏契克最后的作品。

古斯塔·伏契科娃

1945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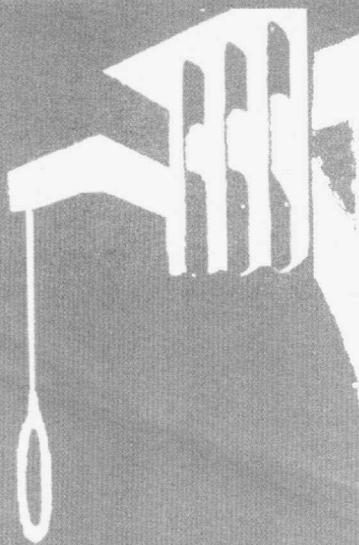
于布拉格



绞刑架下的报告

鹿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

1943年春



目 录

前言 / 1

作者生平 / 4

夫人的话 / 6

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 / 3

第二章 濒临死亡 / 15

第三章 267 号牢房 / 29

第四章 “400 号” / 44

第五章 雕像与木偶(一) / 68

第六章 1942 年的戒严 / 104

第七章 雕像与木偶(二) / 115

第八章 一段历史 / 151



Julius Fučík

绞刑架下的报告

身子挺得笔直,双手扶膝,毕恭毕敬地坐着,两眼直直地望着佩切克宫^①“本地监狱”候审室那泛黄的墙壁,望得眼睛发花,——说实在话,这种姿势不是最利于思考问题。然而谁能强迫思想也如此规规矩矩、呆滞不动呢?

曾经有人——大概永远也无法考证在什么时候,是什么人——把佩切克宫里的这个候审室称之为“电影院”。真是天才般的比喻。一间宽大的房间,前后放着六排长条凳,凳子上直挺挺坐着等候审问的人。他们的面前是光秃的墙壁,就像电影院的银幕。恐怕把全世界摄制的所有影片加在一起,其数量也远比不上这些等待着新一轮的审讯、拷问甚至死亡的受审者们用

^① 佩切克宫,捷克富商佩切克的私宅。二战期间,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司令部设在此。

这是折射人的一生和生活里最细小片断的影片，是关于母亲、妻子、孩童，被摧毁的家园和不复存在的生命的影片。

眼睛映射在此墙壁上的影片多。这是折射人的一生和生活里最细小片断的影片，是关于母亲、妻子、孩童，被摧毁的家园和不复存在的生命的影片。在这些影片里，有顽强的同志和叛节的行为，有我传递给某人的传单，有重新流淌的鲜血，还有重托时紧握的双手。这些影片充满恐怖和决绝、憎恨和爱恋、忧虑和希望。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背对生活，每天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死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重获新生。

在这里我上百次地观看了关于自己的影片，上千次重温了它的细节，现在我尝试着把它们讲述出来。假如我尚未讲述完毕，绞刑架就勒紧了我的脖子，那么千百万留在世上的人们，他们一定会给我的故事续完它那“幸福的结局”。



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

再过五分钟就要敲十点了。这是1942年4月24日，一个美好而湿润的春夜。

我急匆匆地走着——装扮成一个跛足老人，但我尽可能快步疾走着，我必须在大门锁上之前赶到叶林内克家，我的“副手”克莱仓在那儿等着我。我知道，这次见面他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通知我，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但是不按时去赴约，可能会引起慌乱——关键是，我不想让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为我作不必要的担忧。

他们给我准备好了一杯茶。克莱仓已在那里等着了，除了他，还有弗列德夫妇。这又是一次鲁莽的行动。

“同志们，我很愿意见到你们，但不希望是以这种聚会的方式。这样最容易被捕，被投进监狱，甚至送命。要是秘密工作的规定都不能遵守的话，还不如中止工作呢，因为这样不仅害了

已经迟了！窗下
守着盖世太保，手枪
对着房间。门被砸开
了，秘密警察从过道
冲了进来，先闯进厨
房，接着拥入房间。

自己，还会连累别人。明白吗？”

“明白了。”

“你们给我带什么来了？”

“《红色权利报》的5月号。”

“好极了。你怎么样，米瑞克？”

“老样子，没什么新鲜事儿。工作进行顺利……”

“好了，见面就此结束吧，‘五一’之后咱们再碰
头。我会通知你们的。再见。”

“喝杯茶吧，头儿。”

“不，不喝了，叶林内克太太，今天来你们家的人
太多了。”

“喝一杯吧，我求您了。”

新斟的茶升起袅袅的水汽。

有人按门铃。

在这夜晚，会是谁呢？

来者极不耐烦，咚咚咚砸起门来。

“赶快开门！我们是警察！”

“快到窗口去！赶紧跑！我有手枪，我来掩护你们
撤退。”

已经迟了！窗下守着盖世太保，手枪对着房间。
门被砸开了，秘密警察从过道冲了进来，先闯进厨
房，接着拥入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九个男人。



Julius Fučík

绞刑架下的报告

他们没有看见我，因为我正站在他们身后，在他们推开的门背后。我可以一点不受阻拦地开枪射击。

但是九枝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我开枪的话，他们会在我之前先被打死。即使我开枪自杀，乱枪扫射中，他们仍免不了要成为牺牲品。倘若我不开枪呢，他们也许会蹲上半年或一年的牢狱，将来革命会把他们活着解救出来。只有克莱仓和我在劫难逃，我们会受到敌人严刑拷打，——在我这里他们无计可施，从我嘴里他们什么消息也休想得到，而克莱仓呢？此人在西班牙打过仗，在法国集中营呆过两年，大战期间从法国偷渡到了布拉格，——不，这样的人是不会叛变的。我考虑了两秒钟，也许是三秒钟？

如果我开枪，那也于事无补，不仅保护不了自己，为此还会白白断送掉四位同志的性命。不是这样吗？正是这样。

我决定了。

我从隐蔽的地方走了出来。

“哈，还有一个。”

我脸上挨了第一拳。这一拳几乎将我击倒在地。

“举起手来。”^①接着就是第二拳，第三拳。

这些都在我预料之中。

刚才还收拾得错落有致的房间，此时到处是一堆堆翻倒的

① 原文是德语。